

## 第二十二屆五虎崗文學獎/散文組推薦獎

瀛苑副刊

文/高維志（中文系） 圖/陳有信

「我於一九〇八年一月九日早上四點鐘，在一間放著白色傢俱的房間中出生，這房間面對著哈士白大道（Boulevard Raspail）。」這段文字，是我對西蒙波娃一個難忘的印象——她，是魔羯座的。

蔡淑玲老師在課堂上說著波娃自傳中鉅細靡遺的文字魅力，叨絮之中混合著孩童的稚氣、女人的熱情和知識份子的冷靜，變化真切，從生長背景到自我情緒展演、原文和翻譯之間的隔閡，確實有著大量的隔閡，不只是翻譯上，而是我們與他們之間……

儘管許多女性主義者對波娃的失望、厭惡來自她提倡女性主義的同時卻在意著沙特的種種，然而這樣的選擇在我眼下則換來滿溢的情緒，一股激昂的熱意，我想起了希臘神話中牧神潘恩所化身為魔羯座的形象：山羊的身體與魚的尾巴，堅持與矛盾。

顛簸的公車在回家的路上，女性主義和愛戀之間一定要如此一刀兩斷嗎？

行人穿越道彼岸的綠燈小人開始加快腳步跑了起來，我則是慢條斯里想著不久之前才拒絕了的一段關係。

不太願意觸碰關於感情的問題，有人以為我冰山，眼光很高，也有朋友嘗試分析我的命盤，「你看吧，魔羯座……」我不太清楚這樣的宿命難道不是一種有趣的歸納遊戲

嗎？在過期的《聯合文學》「混沌者的命運」專輯中，看見李崇建寫的一篇文章，標題是「宮崎駿的魔法公主是魔羯座的」，標題之後不需要驚歎號已經是如此有力，閱讀的過程中努力想著魔法公主和「魔羯座」之間的關聯，作者切開魔羯們愛情觀的理想與矛盾（這裡又不禁想起了波娃），如精巧的腦葉切片手術，醫學院的學生們仔細地觀察這個腦，如何決定他們自身身體上的感知能力和反射動作等等，我冷冷地閱讀，卻有種熱熱的感覺，全賴作者告知，原來我自己是這樣的，說不上來的感受，尤其是那句「她在強悍的外表之下，潛藏著一顆缺乏安全感的心。」

便利商店的冰箱裡有各種飲料，隔著透明玻璃望進去，我尋找著那個習慣的口味，又是過甜的玫瑰茶，因為一樣，所以安心。

K約我看電影，以「朋友」的身分，「朋友」二字弔詭得令我不知如何詮釋是好，不過我沒有拒絕，因為「想理由」更令我感到麻煩與不自在，如果真的是朋友，懶惰、窮或忙在台北都是理由，偏偏和他的關係是曖昧難清的「朋友」。

《傾城之戀》裡的白流蘇相當擅長低頭，低頭，我也是，雖然是一種逃避式低頭，也許看在男人的眼中是一種嬌羞，我並不想給路過的K任何機會，在他的面前，更加昂首闊步，一個「我」比起之前二分之一個「我們」更完整，是的，更完整了。

我正嘗試著掌握主體的「我」，不過……

「你好安靜。」望著電影時刻表，K假裝無意地說。

「是嗎？」我這樣說著，心中卻準備著大量言詞，別小看我，從前的松山高中辯論社，我的專長可是定義各種抽象名詞，大學之後，卻變得時常自己辯駁自己，過往和現在的自己，我一直都比較喜歡現在，所以請別繼續發問。

「看什麼電影好？」他換話題了。

「侯孝賢《最好的時光》？還是你想看什麼？」想起曾在書店翻看過一本自以為是教導女人如何選擇好男人的書說：「會挑選餐廳和點菜的男人才夠可靠，如果一直讓女方決定者，其實不是體貼而是推卸責任。」這時，我卻完全地推崇著這句話。

「你喜歡那種沉悶的東西？」他說。

「沉悶？」我從來不會拿這兩個字形容自己，象徵主義畫派、現代詩、節奏慢的音樂、新浪潮電影，那是一種智慧，怎麼可以用「沉悶」來形容智慧？

「是呀，難道你都不會覺得睏嗎？還是我們看溫馨點的電影？」他笑了，是我所討厭的那種笑，有點像是從鼻子裡擠出來的輕視與無奈。

「喔，都好。」我放棄了，電影、主體性和他。

K不會知道我選擇那部電影只是因為喜歡張震，喜歡那一型的男生，沉默中藏著聰明，充滿所有挑逗的元素，多可愛，不需要再遇見另一座冰山，我要能燃亮天際線那一股迸發的熱情。

電影散場，台北光點實在太適合情人約會了，高質感的台灣電影和咖啡座，還好有誠品書店，給了我理所當然的拒絕藉口——假裝看書，對，「假裝」跟「看書」，是假裝冷漠還是假裝友善？波娃，為什麼妳拒絕沙特的求婚？因為那個美國記者嗎？還是妳的理想？

咖啡座裡滿是成對的男女。

感謝台北市方便的捷運系統，又給了我另一個拒絕理由——我可以自己回家，還未深的夜晚，我一個人走也很安全，暗巷跟K比較起來安全多了，暗巷不會說話，沉寂的黑

中帶有街燈的溫暖，而K則是一個堆疊著浮濫語言的人，就像是一顆糖，吃了只會蛀牙沒有營養，隱藏著慾望。

魔法公主說：「我是山犬，我恨人類。我喜歡阿席達卡，但我不能原諒人類。」有一種生物的集合名詞叫做「男人」，這麼說來，我恨男人嗎？這世界真的有我的「阿席達卡」嗎？

偶像劇熱潮讓該歌手走到哪裡都要清唱一段：「曖昧讓人受盡委屈」，這句歌詞好刺耳，不知道是因為歌手不停打歌的關係還是歌詞本身，我討厭這首歌，耳朵和心中滿溢著無奈，而便利商店的店員遞給我發票和找零的手指特別好看，修剪整齊的指甲、黝黑的皮膚和長繭厚實的掌心，有飽滿的欲望，那是我喜歡的手，大手。

「我知道，要讓妳接受我不容易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給我一次機會，我一定能給妳幸福的，相信我，讓我溫暖妳的心……」這是K寄到我E-mail信箱裡的話語，千萬別輕易將反映內心的文字吐露給攻讀文學的女孩呀，太多的「我」和「妳」，兩個字不會交集在一起，那根本是兩個世界，兩個字，兩個世界，這麼簡單的道理，K永遠不懂，永遠，不懂。

肉麻，在魔羯座心中根本不會有趣，只是實踐羅蘭巴特解構理論的文本。

哲學社社長滿嘴的荀子和韓非，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，我決定離席一下去洗手間，呼吸新鮮空氣，沒有菸，我不喜歡菸味，可沒了菸的發呆就真的是發呆，一點思索的架子都沒有，冉冉為什麼要死？我想著存在主義、女性主義之外的西蒙波娃，冉冉說：「一切痛苦和犧牲都來自於愛情，來自兩個如此不相配的人——他和我。」又是人稱代名詞，簡單又殘忍的關係劃分，他和我。

牽掛著便利商店的玫瑰茶，我完全不相信外在美進步的神話，卻走向便利商店，口渴？還是那個手指好看的店員？我不知道，今晚的店員不是他，我還是買了一樣的玫瑰茶。

看著書裡的波娃就像看韓劇一樣，情緒隨之波動起舞，傷心處也落淚，一本自傳也許安撫了我，但安撫了波娃自己嗎？我不知道，美麗的側影怎如此叛逆？

「嗨！妳……收到信了嗎，沒有回信？」是K。

「什麼信？E-mail??」不知道怎麼回信，我把信刪掉了，只是沒說。

「對呀，妳什麼時候給我回應，我等妳。」K追問著。

「我該回社團的讀書會了，那個……以後再說。」不知道怎麼回應，我搪塞他，急著離開現場，那過於難堪的現場，也暗自生氣，K把我腦中的波娃嚇跑了。

我能說什麼？聽說觀音山也是火山，怎麼如此安靜，又是美麗的側影，觀音的內心滾燙嗎？我的內心是曾經滾燙過的，在之前……一直到他們在一起，他們是個好字眼，完美的複數人稱代名詞，這是嫉妒嗎？魔羯座不會下不經評估的決定，越老越是如此，曾經太過年輕，一下子陷入太深，用急速的方式冷藏自己，現在才會這樣？在意他們？對於K，我害怕嗎？不對，我只是謹慎，關於決定任何事情，愛情有什麼好怕的？只要，只要不會讓我再傷心就好。

回到社團的現場，社長介紹了大家之後讓我們向新進的社員們作自我介紹。

我深吸一口氣淺笑著說：「大家好，我，魔羯座，請多指教。」



第二十二屆五虎崗文學獎/散文組推薦獎